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三十二回 銜素恨傅虎探花 霍小霞彈打淫寇

話說小霞看他們走後，將雙扇門緊閉，把燈兒放桌子上，另外又點一盞。她便斜坐牀上，伸著一條腿，盤著一條腿，斜倚在靠枕上，思想那白天之事以及這張弓。此時霍坤夫妻在西屋與霍全用完了晚飯。夫妻收拾俐落，各將砍刀預備手下，說道：「霍全呀，你往外屋去加防備，今晚恐怕有事。你姐姐我已然許給何斌身旁為妻。白天打的播，上來那三寇，乃是那西川路蓮花黨的人，我恐怕他夜內前來偷行不法。那時與咱們父子的名譽上，可大有妨礙。這裡有白布卷給你，小心在意，千萬別疏神。」霍全說聲「是啦吧」，急忙自己收拾俐落了，將刀背在身後，自己到了外屋，將屋門浮對上，便在屋中坐著，靜待動靜。他們暗中設備不表，如今且說傅虎他們五個人，在播台分手後，暗中跟著車輛，直到了黃林莊，看他們進了店。哥五個看好，這才回來，找個酒樓用酒用飯。吃喝完畢，算清了酒飯錢。五個人出了酒樓，來到西村外，進到一片大鬆林中，是席地而坐，靜等天黑呢，好前去作事。他們靠在鬆樹上，傅虎說道：「四位賢弟，你們看那個霍坤老匹夫，最為可恨。他不知道跟咱們接近，淨跟西川老鄉親為仇作對。他又將他女兒霍小霞，許配那山東何玉之子何斌為妻，真是捨近求遠。」傅豹說：「兄長，你還不知道嗎！西川練武的倒是不少，只是正門的人太少。那就別怨他不給咱們啦。蓮花門的人更多，全都是彩花作案，叫人心不佩服。再說他們全是保鏢的，咱們是賊呀，跟他們冰炭不同爐。」傅虎說：「你不用說別的。我們在今天晚上，設法前去，到了那裡，全憑薰香成功，到那裡將她薰過去，先彩了她的花，然後拿上她的一雙小繡鞋。那時一定把霍坤與他們大家氣死，擷他們個對頭鬻。」說著話，五個人在樹林中，直耗到初更。傅虎說：「咱們該收拾啦。」當時五個人各取白蠟捻粘在樹木上，各將大衣脫下，收拾夜行衣靠。通身換齊，將白晝衣服，打在小包袱之內，打了腰圍子，絨繩絲帶結好，抬胳膊踢腿，不繃不弔。傅虎說：「四位兄弟，事要洽，可是小讓大。」傅榮說：「兄長，事要巧可是大讓小。」姚慶說：「三位兄長，咱們哥五個呀，誰跑到頭裡，咱們是誰往那丫頭屋中放薰香，姑娘就屬誰。比如說，兄長您先到啦，那就歸您所有，我弟兄情願在四外給您巡風。不過有一樣，是那老兒霍坤、他兒子霍全，一時也不能滿給薰過去。據我所想，先設法抵住他們全家，無論誰得機會，只要將小霞的繡鞋一雙帶走，他全家都有自縊之情。各位可要記住了。」五寇一邊說，一邊收拾齊畢，將白蠟捻兒熄滅，大家一齊出了樹林，直向黃花莊而來。五個人各施展夜行術，各顯奇能。少時一到黃花莊西頭，扭項回頭往後一瞧，並無跟隨之人，這才進莊來到店外，過去先將那旗子擦了去，用耳音往門道里一聽。此時那店中，正收拾完了，關好大門，眾人在櫃房閒談。那廚房的先生問伙計道：「張二呀，你今天到播台去啦嗎？」張二說：「我去看啦。今天打播的才好呢！是那位女台官接招，頭一個上去一個姓殷的，被姑娘給打下台去。要提那個姑娘，不但長得好，而且武藝出群。我跟您打聽一件事，也是我年輕不知道甚麼。這個打播，難道說有往上叫的嗎？」先生說：「也有。不過得分出情形來，非是仇人，不能往上叫。我高文祥也給鏢店寫過帳，大致情形我都明白。我有兩個拜弟，住家在河南方家莊，叫鎮江南方佩雲、方佩鐸，少林門宗實派，他們是上五門第三門。他們跟我提說過，這個達官立播台，或是看見有仇人，當時把仇人叫上來。可是當時也得在官府掛號，明著是立播台，暗中以立播報仇。」張二說：「這個我倒不知他們有仇沒仇。可是那個姑娘勝了幾個人，後來那個老達官叫上一個穿孝的人去，二人過招。老台官被人家一腳踢倒，那人跳起來要把他踩死，那時那個姑娘喊了聲『看暗器』，那人一閃，老台官才得爬起來。後來那個女的跟穿孝的打上啦。」他們這裡說話，那傅家弟兄，聽不出來霍家父子們住在哪裡。五寇飛身上房，爬房坡來到裡面，又聽那高先生問道：「張二你可將大門關好？」張二說：「全關好啦。方才霍老達官還叫打更的少上花瓦牆門樓那邊去，他們不叫閒人過去。」

五寇一聞此言，知道霍家住在那裡，這才一齊奔了後邊。少時看見那個花瓦門樓。傅虎便命姚慶、姚明，奔了西房，傅榮、傅豹奔東房，叫他們巡風瞭望，然後傅虎取出問路石來，躡在院中，沒有人聲犬吠，這才下了房。到了院中，長身形往北瞧，就見北上房東頭掖間裡有燈光。此時他因為是偷花盜柳的心盛，於是便躡足潛蹤的，來到窗下，連大氣全都不敢出入，用雙手一扶窗台，側耳細聽。屋中並無動靜，遂取出銀針，刺了一孔，口含大指，閉著一目，往裡觀瞧，就瞧見那牀上搭拉著一條腿，蔥心綠的褲腿，下邊窄窄金蓮。傅虎往上一瞧，那八仙桌上，有一盞燈，在北頭又有一盞燈，燭花挺長啦，是陰陰慘慘。不由心中暗想：此女是在這裡坐著啦，我得看看他的前臉。想到此處，飛身上了房，越過房脊，來到後院。來到後窗戶，又用針刺了一孔，往外一看，跟那姑娘對了面，見她和顏悅色，忽然面帶怒容。傅虎一見，忙取出解藥來，自己聞上，又取出薰香盒子來，取出仙鶴，用大指捏盒子，順進窗戶，右手一拉仙鶴腿，裡面自來火就著啦，那薰香一道白煙，直奔姑娘而去。

且說霍小霞，在屋中本來未睡，不過自己思想：怎麼他就會把我舉起來呢？在那人千人萬的面前，叫我有何面目生於人世。心目中想此事，並未瞧看。那傅虎在南窗戶紮窗戶的時候，就聽見啦，不由注了目。後來又聽見後窗戶一響，一道白煙向自己而來，連忙一臥身，偷偷取出白布卷來，塞上鼻孔，一伸手順下折把弓，左手取出四個彈子來，扣好了弦，拉滿弓，對準了那個白煙的來處，大指一領，右手一放，「吧」的一聲，四個彈子滿全打在傅虎的鼻樑子上啦，就聽外邊「撲」的一聲。兩里間霍坤夫妻尚未敢睡，只因白天有蓮花門的人來打播，惟恐夜間有人前來。果然東屋有了動靜，弓弦吧的一聲響，忙用耳一聽，明間沒有動作。書中暗表：那霍全比他父母還注意，他提心吊膽，心中暗想：我父母將我安在外屋。我父在西川的名聲不小，而今把我姐姐許配了何斌為妻，倘若出甚麼舛錯，有何面目生於人世！正在想著，忽然聽見東屋後窗外有動作，連忙亮刀將門開了，跳在院中，飛身上房，到了中脊上，往四外觀瞧。就聽西裡間窗戶響，他急忙又來到前坡，低頭一看。霍坤叫夫人快預備，「外邊有動靜」，當時夫妻二人，抓刀登牀，一抬腿就將窗戶端開啦。夫妻二人也跳在院中，轉身形上了房，忙問房上甚麼人。霍全說：「爹爹正是孩兒。」霍坤說：「霍全，你看見有甚麼黑影沒有？」霍全說：「爹爹您不要擔驚。方才孩兒上得房來，看見有五條黑影，一直奔正西。」霍坤聽到此處，不由心中大驚，忙問道：「我兒快去查看查看，可有甚麼記載沒有？」霍全一貓腰起下兩塊瓦來，抖手打在後面夾道地上，人聲犬吠無有，才躡下房來抬頭看後窗戶。飛身躡上後窗台，細一看那裡放著一個薰香匣子，又看了看後窗戶紮了一個小孔，連忙取下來，跳到地上，提刀轉到前院，說：「爹爹您請下房來。」張氏、霍坤老夫妻二人，聞言跳下房來，聽見東西配房有人說話。那婆子、小環問道：「員外爺，外邊有甚麼動作嗎？」霍坤說：「你們睡你們的吧，並沒有甚麼事。少要多言。」說完他們一同來到屋中，忙將燈光點好，放在桌上。霍全說：「爹爹這裡有一個棉花攢。」霍坤說：「你看上面可有字跡沒有？」霍全拿到燈底下一看，原來上面寫著一行小字，是小密蜂傅虎。霍坤說：「此物咱們可帶不得，急早刨坑掩埋為是。」霍全出去，連忙到外面給掩埋好了，二次回到屋中。

霍坤說：「霍全呀，你快到東裡間看一看，你姐姐的印堂有守節砂沒有？要有你我全家的命在；要是沒有，那可就急速全家離開此地，找一僻靜所在，全家自盡。你我沒有臉目，再生於三光之下啦。」霍全說：「您不必著急，待孩兒到東屋來看。」說著話將刀放下，端起燈來，說道：「二位老人家可千萬別著急。」當時他來到了東裡間，用手一推東掖間的門，口中說道：「姐姐您這屋中有甚麼動作嗎？」聽見小霞在屋中說道：「外面甚麼人？」霍全說：「姐姐，正是小弟霍全。」小霞說：「你不睡覺，來到此處有甚麼事呢？」霍全說：「您這屋中有動作嗎？」小霞說：「不錯有動作。」霍全說：「您把屋門開開，我到屋中看一看。」小霞一聞此言，不由心中暗想：你說不叫瞧，恐怕我爹娘心中著急；您說叫他瞧吧，此時屋中香煙全滿啦。遂說：「你先等一等，我將薰香放一放，這屋內煙氣全滿啦。」說完她反身起來，伸手取刀將北窗戶紙給划破啦，轉身又到南邊，將前槽窗戶，用木棍支開。不大工夫，那煙就全出去了。伸手將燈殘芯擲去，這才將門插關拉開，雙手一支門口。那霍全舉起燈，一看他姐姐的芙蓉粉面，印堂守節砂未動，心中這才放心。小霞說：「你往上找甚麼呢？」霍全說：「姐姐，您說有薰香，現在哪裡？」小霞說：「兄弟你莫不是雙目不明看不見嗎？你沒瞧見前後的窗戶，我全支起來啦嗎？」霍全端燈來到裡面，在牀下照了一照，牀圍子底下也看

了看，遂問道：「姐姐，此賊寇沒進來呀？」小霞說：「爹爹早已囑咐，姐姐我不敢睡覺，倘若疏神大意，豈不受了那賊的薰香？他進屋來，與我名譽有關。」霍全將燈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姐姐，這裡可不能照在咱們家裡似的那麼隨便。」說完他上去，將前後窗戶放下來，將燈按好。這才轉身來到外間，稟報他父母說道：「二位老人家，您請放寬心，我姐姐的守節砂未動。」書中暗表：守節砂，要以古事今比，這種東西名目，出在江蘇省，大戶人家，為保全家風，所以在一初生時就點好了。第二天霍坤派霍全到黃林莊，告訴大家說：「我收拾齊備與他們一同入川，必須稍候幾日。」霍全說「是」。此時外邊有黃六黃三，將銀錢箱子搭到四合店，令霍老達官查點齊畢。霍坤說：「黃六黃三，你們二人，我每人謝你們紋銀一百。那四口名站台的，每人所穿的衣服滿歸他所有，另外每人送二口兩銀子。」眾人謝完走去。又叫來店裡伙計，算清店飯帳，就一齊給錢，要他一個清單。伙計答應，出去告訴先生，一齊算清，開單子交與霍坤。霍坤立時就全開發完了，又另外賞了伙計先生三口兩紋銀，大家道謝。霍坤等大家要走。那先生問道：「老達官，您還幾時在這裡來？」霍坤說：「皆因五路達官，我全略知一二，所以我才用假名住店，說我姓吳名叫振山。而今我歸回本姓，我祖居西川霍家寨，我姓霍名坤，外號人稱金刀賽劍鎮西川。」他一通報名姓，那店東黃甫說道：「達官，我問貴公子今年多大？」霍坤說：「此子今年二口一。」黃甫說：「老達官，您夫妻二人隨我來。」霍坤老夫妻，隨著他來到店的後跨院。黃甫說道：「家裡的出來見見老達官。」屋中走出的黃范氏，出來與他們相見。原來在霍坤初一住店的時候，她們姐妹倆就投緣，姐妹將他叫了出來，自然都是熟人啦，立時讓到屋中。霍坤與黃甫一考究年歲，霍坤說：「兄長，您比我年歲大吧，今年多大歲數啦？」黃甫說：「我今年六口八，您呢？」霍坤說：「我今年六口有六。」黃甫說：「霍達官，這個女兒，不是我親生女兒。我夫妻二人太孤，您那嫂嫂這一世未曾生養。她母暗地訪查，少達官乃是正人君子。我打算將我小女許配少公子為妻。」說話之間，他妻范氏，連忙從東屋叫出姑娘玉屏來，叫他趕快上前與你公爹行禮。姑娘從東間出來，便與霍坤跪下叩頭。范氏說：「女兒，你不用起來啦，就便與你婆母行禮吧。」此時臊得姑娘，面紅過耳，不敢違背，這才又與張氏行禮。張氏一見此女，長得容顏貌美，真比自己女兒還長得好看。范氏說道：「派人快去把霍小姐請來吧。」婆子答應，連忙出去到了西院，便將霍小霞請到。小霞早知有事，便帶好了幾錠金銀，一齊來到後院。婆子說：「主母，霍小姐來啦。」范氏與玉屏連忙迎接出來。小霞一看，出來這個玉屏姑娘，長得口分好看，不由心中暗想：照這個樣的姑娘，要在家中侍候我二老爹娘，實比我勝強百倍；要許配我弟，真乃是天下第一美事。想到此處，她二人攜手來到屋中。范氏令玉屏與小霞行禮。小霞用手相攙，說道：「妹妹少禮。」說著話伸手從兜中取出兩錠黃金，說道：「妹妹，這裡有些微資，請你拿去，買枝花帶吧。」玉屏接過，連忙致謝。姐妹一同來到西跨院去談話不提。

這裡黃門范氏，叫霍門張氏說道：「親家太太，您那位女兒練的是武術。我那女兒，學的是紮拉鎖扣。此女到您家宅，您要看在我們老夫妻身上，多要指教。如果不聽你夫妻的教訓，我夫妻永不相攔。」張氏笑道：「嫂嫂，您的女兒到我家，我的女兒到您家，彼此全是一樣，自然是親的一般對待，這一層請您放心吧。」黃甫與霍坤弟兄在一處談話，黃甫說道：「霍老達官，你我既為兒女親家。我那姑老爺，保鏢為業，我女可不會武，一切多求您原諒。最好您將此女帶走，擇個好日子，與他二人圓房。」霍坤說：「親家且慢，必須容我們到山東就親，回頭再辦此事不晚。」黃甫說：「您將俠女許配何人？」霍坤說：「我將小霞許配山東何家口為首的，姓何名玉，他人之子，名叫何斌。」黃甫說：「可是那外號叫分水豹子的嗎？」霍坤說：「正是，你與他有來往嗎？」黃甫說：「我這店中，時常的住鏢車，往來水旱達官不少。西川路的達官，也常住在此店。我跟你打聽一友您可知曉？」此人姓尤名斌，外號人稱亮翅虎的便是。」霍坤聞言，是鼓掌大笑。黃甫說：「親家您笑者何來？」霍坤說：「我與他孩童之交，親弟兄一般。」黃甫一聞此言，不由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原來你我弟兄是又親又友。親家今天我跟您啟個齒。」霍坤說：「有甚話請說，何言啟齒呢？」黃甫說：「您要上山東就親，請把您那鏢旗，借我一用。」霍坤說：「您要鏢旗有甚麼用處呢？」黃甫說：「交朋友名姓值金子。我將此旗旣在影壁頭裡，可以嚇退毛賊草寇。」霍坤說：「此地還有不法之人嗎？」黃甫說：「有哇！離此地正東，地名叫李家場，此人姓李名方，外號叫青頭蠍子，此李方乃是東洋大盜。正北盧和縣太爺，剿拿他好幾次，此賊是遠遁脫逃，竟在此縣該管地面上，落下些個因奸不允，刀殺少婦長女之案，有屍無頭。」霍坤說：「親家您不必擔驚，叫黃六黃三，播台別動，立播日子不滿，將我這枝鏢旗插在門前，再找幾輛大車，放到東院。我今天起身夠奔西川，為是替我家姑老爺報那殺父之仇。報仇已畢，再到山東就親，就親回頭，再給他們圓房。我回家之時，必要掃滅李家場，將李方捉住盧和縣歸案。」黃甫說：「那我就替本縣的太爺，謝謝您啦。這一來這本地面，就全太平啦。」

范氏的姐妹倆，此時直奔西院，范氏說道：「親家您該拿東西再拿，不該拿的，那就不用拿啦。」張氏說：「是啦吧。」當時叫人去找霍全，來到屋中，令他與岳母行禮。霍全趕緊給范氏行禮，然後到了後宅，又與黃甫行禮。霍坤說：「兒呀，快將你那銀鏢一支，取出作為定禮。」臊得霍全呆呆發怔，面紅過耳。霍坤到了外面，買了一張紅紙，將此鏢包好，交與黃甫。此時那小霞姑娘，便將玉屏姑娘送到後宅。小霞說：「這位大娘，我們全家走後，您到舖中，買一把折把弓，一個彈囊，掛在後沿牆上，管保高枕無憂。」霍坤說：「姑娘，你就去將東西物件，拴紮齊畢；驢駝轎的鈴，通盤別掛。今夜初鼓起身，咱們是趕奔西川銀花溝，與他們報仇之人，走在頭裡。」天到平西，大家人等，吃喝完畢。霍坤說：「親家，我們眾人走後，您趕緊預備大車小輛，將鏢旗旣在車上，或是旣廊子底下，我保家宅無事。」說完他從箱子裡拿出口錠黃金，交與黃甫說著：「您拿此錢與您我的女兒，置買東西物件，滿頭珠翠、鑷子裙衫、雙鑰雙蓋。親家呀，我告訴您的話，您就照辦吧。」黃甫說：「不用此錢，我家中有的金銀，請您收回吧。」霍坤說：「親家您別客氣。現下我在您這裡，要用銀錢，不是也很容易嗎？我帶有許多的金銀，可也夠用，您就拿去吧。」黃甫說：「親家，我家中有錢，您就收回去吧。我那女兒出閣，我也應當與她買些應用的東西，置備一切，焉能令親家墊辦之理？」霍坤說：「親家，我既然把錢拿出來，還能再收回去嗎？萬無此理。」黃甫說：「親家，那我謝謝您啦。」此時天色已晚，忙命手下人等備辦酒飯，給他們送行。男女眾人吃喝完畢，大家轉身形往外。那外邊早將車輛馬匹，通盤預備齊畢。霍張氏與姑娘，母女上了駝轎，婆子丫環上車輛。黃甫率領先生伙計，往下護送。霍坤父子竭力相攔，說道：「黑天半夜裡，不用往下送啦，快回去吧。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。您請回吧。」黃甫這才一抱拳說：「那小弟我可就不往下送啦。」眼看著他們出了村子走遠，這才回到店中，便帶人將西院收拾好了，又鎖上門啦，囑咐伙計道：「你們多要留心。這個西院無論甚麼人來租，千萬的婉言謝絕，誰來也別租。防備那霍老達官他們回頭，沒地方住。」伙計答應。又叫黃六黃三：「把播台告條上，再添寫兩個月，一切東西千萬別動。你二人謹記在心，此事千萬別外頭說去，」他二人點頭，照著去辦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說霍坤，他們全家直奔西川。一路之上，有書即長，無書即短。每日饑餐渴飲，非只一日。這一天，天到正午，看前面有片鬆林，道旁有個土山子，鬆林稠密。霍坤說：「霍全，你先頭裡去看看道去。據我看這個樹林，必有岔事。」霍全心說：「這要沒有事，您又訪事，事出來又該為難啦。心中是這樣的想，可不敢違背，只得打馬往前而來。霍坤說：「姑娘，你們母女可要收拾齊備，以防不測。」小霞與張氏母女答應，當時便收拾啦。那霍全到了前面拐過土山子，來到鬆林切近，早看見林中，有那西川傳家寨的五寇，不由心中暗想：噯呀！如此看來，我爹爹眼力不差，真看出來啦。就聽傅虎說道：「四位賢弟，那霍坤老匹夫從此路過，你我弟兄非截殺他們不可，那霍坤由我戰他。」金頭蜈蚣傅豹說：「兄長，我去迎敵那張氏。」小花蝴蝶傅榮說：「我戰霍全。」傅虎說：「姚慶姚明，你二人將話聽明。那飛彈嫦娥霍小霞，由你二人去戰。她不愛聽甚麼，你們二人說甚麼，雖然打不過他們，把她氣壞了。只為他技術出眾，武藝超群。你們四個人將話聽真，那小霞幾時拉刀，咱們幾時上前動手。她要是手拿折把弓，你我弟兄五人，可別過去。那只得三口六招，走為上策。因為她一張折把弓，在西川著了名啦，人人怕他弓的利害。」四個人點頭答應。小金刀霍全一見，連忙哨子一響，土山子那邊車輛就打了盤啦。霍坤下馬，亮軍刃迎上前來。五寇一聽，知道他們到啦，連忙收拾俐落，推簧亮刀，出了樹林。傅虎說：「霍全，我借你兩行伶俐齒，三寸不爛舌，去對你爹娘去說，將你姐姐許配我身旁為妻。如若不然，叫你們全家命喪於此。你們全家也是西川的人，我傅虎在西川成名住寨。你那爹娘因為上了幾歲年紀，家中

有一長女，給誰不是給呀！既生為女流之輩，早晚不是也得給人家嗎？要跟我傅虎成親，有多好啊！我二老爹娘故去，你姐姐到我傅氏門中，豈不是個掌櫃之人嗎？」霍全一聞此言，破口大罵，下馬收拾齊畢，亮刀上前。傅虎扭頭回頭一看，那正東方來了霍坤和張氏。傅虎他急忙上前說道：「這位老人家，休要動怒。小婿傅虎等候多時。」霍坤說：「好你個大膽的惡淫賊，休走看刀！」傅虎往旁一閃，急架相還，二人打在一處。傅豹上前迎住張氏，口尊「親家娘你老人家，休要動怒。」張氏說：「膽大淫賊，今天媽媽與你一死相拚。」說著話上前揚刀就砍。傅豹往旁一閃，托刀往裡就紮。張氏用刀往外一掛，打在一處。傅榮上前抵住了霍全，姚家弟兄迎住霍小霞。小霞說：「你們膽大的賊寇，今天在此地你們截殺我全家。你家姑祖宗，焉能與你等善罷甘休？」姚慶說：「嫂嫂趁著你沒過門。我哥哥有多好哇！真是美滿良緣，佳人才子。在西川路上，要一提咱們未過門的賢嫂，無人不知，頭上至腳下，無一不好。」遂說：「嫂嫂，天天我那親家娘與您梳洗打扮。」小霞一聽氣往上撞，當時臊得面紅過耳，咬牙忿恨。姚明說：「兄長，您我未過門的嫂嫂，她一對窄窄的金蓮，未過三寸。在咱們西川路的姑娘，有守節砂的姑娘實在太少，因為早就叫蓮花黨之人，於夜間施用薰香，摘花盜柳，失了節啦。」小霞一聽，不由大怒，罵道：「好你兩個淫寇，你們是披毛帶掌，橫骨插心，不如看家之犬！」二寇說：「這位賢嫂，不必辱罵我二人。我們是盡其交友之道，尊卑長幼，我們全要分出。不但我弟兄二人，就是他二人，也是一個樣，過門後決不敢在您面前有冒句一言。因為您與我兄長有同榻情。」姑娘聽到此處，說道：「二淫賊，你們是滿口胡言亂道。」姚明說：「嫂嫂您可別這樣的說，要過了門，叫我哥哥與您頭上至腳下，拿綢緞裏到底，有多美呀！」二寇敢胡說，姑娘可不能胡罵他們，被他們氣得顏色變更，上前舉刀來劈姚慶。姚慶往旁一閃，反身撩陰一刀。姚明躲開了。當下他弟兄二人，就把姑娘給圍上啦，兩口刀上下翻飛。姑娘這一口刀，真是神出鬼入。按事情雖然是假的，可是書中的理由可是真的，一人難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。二寇工夫一大，也是累得力盡筋出，汗流浹背；小霞也累得喘不上氣來，香汗淋漓。那姚慶說道：「嫂嫂趕快應允才好。我那哥哥，也就不能與他們動手了，就如同與他們解去重圍啦。生來一個女子，千萬不要意狠心毒，全不看也得看在二老爹娘身上。您的天倫，年邁花甲，您那生身之母，年過半百。讓我那二位兄長，給戰的只有招架之功，並沒有還手之力，滿身累得汗流浹背。嫂嫂您若是不點頭，非得瓜熟自落不可。」小霞一聞此言，心中暗想：不是長得容顏美貌才叫淫賊看上，他們一死趕盡殺絕，他二人要是單打獨鬥，早死在我一人手中。遂說道：「你二人休要胡言亂語。」姚明說：「兄長也就是你我弟兄二人大戰賢嫂。你我等他一過門，那時要跟兄嫂說調戲言，全算我們的不對。」

小霞一聞此言，連忙長腰縱了出去，一看二老，已然被人給打的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遂低頭一想，計上心頭。遂說：「讓那三寇也閃在一旁，容我們商議此事。」姚明說：「我弟兄不聽人勸，各人乾各人的，誰也不管誰。」小霞說：「好哇！小子你別走啦。」說完提手一晃，下邊一腿先把姚明踢了一個滾兒。小霞是真急啦，跳過去就是一刀。姚明正要往起爬，一刀砍在脖項上，嘖咚一聲，姚明的屍首兩分。姚慶一見，眼就紅啦，上前提刀就砍。小霞一見，知道他急啦，連忙橫刀一架，順刀紮傷他的肋，紅光崩現，鮮血就流下來了。姚慶往外一縱身，口中說：「三位兄長，我弟姚明死在丫頭的刀下作鬼，小弟我身掛重傷。」正說之間，姚慶看見從西邊飛也相似的來了兩個人，細一看，原來是葉德、葉喜。姚慶大聲叫道：「好了！你們哥倆個快來吧！好與我兄弟報仇雪恨。」二人一聽，連連答應。

原來二人是從銀花溝來，只因普鐸與雲峰三個人讓他二人前去山東，探一探他們西川報仇之人。因此才叫葉德、葉喜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趕快去打聽，回來好作準備。」當下二人奉令下山，往下行走。今天來到這片鬆林，名為獅子山，見他們在此動手。兩個人收拾齊畢，亮軍刀正要過來動手，忽聽東面有人一聲喊叫。姚慶說：「大哥，你聽這是誰喊啦。你我弟兄給個三□六著，走為上策。」傅虎、傅豹、傅榮等大家，全往西南跑啦。這裡累得霍坤，躺在就地，口吐白沫。霍全與小霞，也是喘作一團。原來正東面來人，乃是猛英雄石祿，一嗓子驚走群賊。石祿說：「老霍子，你們大伙上這裡來啦。我說找不著你們呢，原來你們跑到這裡，今天我可找著你們啦。」說著話他繞過石子山，下了馬，正要往樹上拴。東邊又有人喊道：「石大哥，先別拴馬啦。」說話之人正是杜林。

書中暗表：原來他們眾人，在黃林莊三義店內，收拾好了東西物件，大家一齊起身。魯清一想，還有一件事，必須向大家說明，當時說道：「何二哥，那霍坤也派人來告訴咱們大家一個話兒，說是把播台事辦完，好一同起身。小弟我一聽上言不答下語，可不是我魯清多猜我疑，霍坤他許把咱們安在店中，然後他們全家起身，夠奔西川銀花溝，要給何大爺前去報仇。你們二位談話之時，我看出行蹤，他說話是喜笑顏開，心中放了心啦，因為他已然給姑娘找好了安身之處啦。可是有時他一咬牙，那不用說，他是暗恨雲峰。小弟我能猜透了其肺肝然，霍坤他一定要買咱們山東省的好兒。我說這話您信不信？可是他女兒要許給別人，咱們不管，如今他給了咱們這面的人，那我可得注意。再說因為西川淫賊上台打播，被他們給打了下去，我看見他們的眼神不定，不用說這三個小輩一定是蓮花黨的賊人，他們要是記恨上啦，那時可難免的在後面相隨，夜間有偷花盜柳之情，那時他們栽啦。他們沒甚麼，可是咱們山東的一干群雄，栽不起呀。二哥，是咱們山東省的人，全是報仇心勝，那麼在中途路上，給孩子他定了親啦，咱們想的到，他們也許做不到，可是不能不這麼預防著。您先不用對旁人來說，跟我劉榮劉大哥，咱們弟兄三人，夜換緊衣，前往黃花莊，去設法保護於他們，因為霍小霞已然是咱們山東的人啦。倘若夜間三寇到他們那裡，往屋中一放薰香，然後三個人進到屋中，摸了姑娘一把，那咱們就算栽啦，落了個好說不好聽。」何凱說：「也好呢。」當下便告訴了劉榮，三個人同了心。天色已晚，吃完晚飯，魯清說：「二位仁兄隨我來。」劉榮、何凱，隨定魯清一同往外。店裡伙計問道：「您三位乾甚麼呀？」魯清說：「到一趙黃花莊。」店裡伙計連忙過去，將大門開了。弟兄三人來到外面，一同來到黃花莊。到了黃花莊西村頭，往裡一到村內，天已然黑啦。哥三個到了四合店，圍左右繞了一個灣兒，細看門框上，下邊有一個蓮花記兒。魯清說：「二哥您看，沒出小弟之所料吧。」當時三人找了個僻靜之所，換夜行衣。魯清說：「咱們哥三個上房去，全在北房上等著。」此時天到定更時候。魯清往前坡爬走，一看霍坤正在屋中囑咐霍全，然後在西間又囑咐張氏，就聽他說：「魯清能言，才將姑娘許配何斌為妻，那張弓與彈囊，全是姑老爺的，必須好好與他人保存著。」魯清一聽，這才回到後坡，將此話傳知他二人。三個人便順北房往北觀看，因為房屋太多，一直往北而來，過了兩層房來到西房前坡。魯清說：「二位兄長，咱們在此地，可以往店裡瞧，哪方面來人，咱們都可以看的見。他們決不能從正南來，咱們在這裡就可以看三面啦。」

不言他弟兄三個人，暗拿準備。少時天到二更，忽聽見院子裡有了響動。三人一長腰，看見有五條黑影，一直往正西。魯清說：「咱們弟兄三人，只顧在前坡說話，真不知道他們是從那邊來的，好令人納悶。」劉榮說：「魯賢弟，西川路雖說不少淫寇，可是他們那小巧之能，不在咱們之上。」魯清說：「大哥您要追他們，可以在暗地裡追。我二人在店中守候。」劉榮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他下了房，暗中跟了下去。他可不敢明追，離了黃花莊，認上大道，一直正西，聽見五寇在前頭說話，聽傅豹說：「大哥您怎麼啦？是掛了甚麼傷啦？」傅虎說：「霍家那個丫頭拿弓打了我啦。」劉榮一聽，急忙撤身回來，來見魯清何凱，說道：「你們哥倆個不用擔驚啦，小霞拿折把弓把賊打啦，走吧咱們回去吧。」說完三個人便下了房，到了平地，將大衣解下，穿好了回到黃花莊。到店門口一叫門，伙計開了店門一看，說了聲「喝！原來是三位達官來啦。」魯清說：「伙計，明天你們擇出兩個人來，到黃花莊西村頭去瞭望。若看見打播的他們滿門家眷出村，急速回來稟報。」伙計答應。第二日天明，大家吃完早飯，一天無事。直到了晚上，店裡伙計回來啦，說道：「列位達官，您不是叫我們上黃花村西村頭去看那立播的霍老達官嗎。那莊裡有一個溜馬的，這個人淨指著拉韁吃飯，拉韁就是騾馬販子，他那個店裡，全能夠去，馬的成色，馬的腳力，他們是說一不二。適可在西村頭，看見我們人，他問我們在這裡作甚麼呢？我們將此話一說，他說霍達官他們全家，今天晚上起身，車轎東西物件，滿全收拾齊畢。」魯清說：「這個人姓甚麼？」伙計說：「此人姓牛。」劉榮說：「此人姓牛，就叫牛吧。」伙計說：「此人姓牛，小名叫羊兒，我們大家就管他叫牛羊，聽一慣就是牛忙。此人皮胃太好，概不說謊言。」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咱們弟兄明天一清早起身，也就成啦。」他們商量好啦，便吩咐杜林叫大家將東西物件弄齊啦，店飯錢一齊給清。第二天一早他們眾人就出了店。伙計給大家拉過馬

來，眾人上馬往下行走。何斌說：「石大哥，咱們哥倆賽馬呀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要跟他賽馬，你可要多多留神。現時離西川可近啦，沿關渡口，有個不方便之時，他有個一差二錯，這個仇可就報不了啦。」何斌說：「魯大叔不要緊，我們當小心在意。」

書要簡斷，天天哥倆賽馬。原來石祿這匹大黑馬，實比那馬快，再把肚帶勒緊了，這匹馬哪個都不成。這一天石祿說：「小何，我把馬的肚帶勒一勒，咱們再賽一下子。」說著話便把馬的肚帶勒好，成了葫蘆形啦，然後飛身上馬。石祿一打馬，此馬四蹄登開，早把他們眾人，全給落在後頭啦。走了不大工夫，看見眼前有駱駝轎，打了盤啦。他不知道是誰的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們是哪裡的呀？」車夫說：「我們是西川霍家寨的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們為甚麼不走哇？」車夫說：「前邊有賊人斷道。」石祿一聽急忙上前，一轉過石土山，大聲喊道：「老霍子。」這一嗓子，驚走五寇。會友熊魯清眾人，大家一齊來到近前，便問車夫道：「你們大家，在此作甚麼呢？你們是那裡的？」車夫說：「我們是西川霍家寨的。」魯清說：「杜林你過去，快把你的石祿大哥叫到西北角樹林中。你們大家也在那邊候等於我，待我過去，問他一問。」杜林答應前去叫石祿。魯清說：「劉大哥、何二哥，你們二位別走，跟我前去。」當時杜林來到正西說：「石大哥，那匹馬別鬆啦。老霍子把八抬筐銀子，搭我們家去養活我老娘去啦。」石祿說：「老霍子把銀子全搭家去啦？」杜林說：「對啦，全搭家去啦。」二人便一直到了西北鬆林。魯清、劉榮、何凱三個人，來到土山子面前，一看霍家全家，累得力盡筋出，小霞連急帶氣，拄著一口繡鸞刀，是渾身立抖；霍全也是拄著刀，汗流浹背；霍坤夫婦二人倒在地上，累得是口吐白沫。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咱們先把霍全溜一溜再說。」說著話，過去把他找起來，來回的溜。一邊走，一邊說道：「你千萬不用著急。有我到了，是事好辦。」霍全點頭。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咱們先把霍全溜好了再說。」說著話，二人把他扶起來，來回的溜。一邊走著一邊說著：「你千萬不用著急。」住來走了個來回，少時緩過氣來。魯清道：「你快去那駱駝轎旁邊，將那婆子丫環叫來，好攬叫你母親與你姐姐。」霍全答應，連忙來到正東，將婆子丫環，一齊叫到。他們忙著將張氏與小霞，攬到東邊駱駝轎旁邊。魯清說：「你們將他母女送到花轎之上，回來我與你父子有話說。」霍全答應，連忙將他娘與他姐姐送過去，回來站在一旁。霍坤緩過說：「三位是我全家救命恩人，受我一拜。」魯清說：「霍大哥，您這是上霍家寨嗎？」霍坤說：「我這不是奔霍家寨。」魯清說：「您是奔哪裡？」霍坤說：「我們是趕奔西川銀花溝。一來為盡親戚之禮，與我那死去的親家報仇雪恨；二來也可以盡其交友之道。」魯清說：「確實嗎？」霍坤說：「焉能是假呢！」魯清說：「霍大哥，可見得您將女兒許配山東省，心田倒是不壞。您跟何玉結了親，確是實情。可是他們二人圓了房啦嗎？他們沒圓房呢，您就敢上西川去給親家報仇。您從此上西川銀花溝，那裡淫賊太多，智謀太廣。山中裡面埋伏好了蹦腿繩，出來幾名人等，與你們一家一動手，人家假意的敗，你們一貪功，往山口裡一追，那時人家將你全這絆倒啦，你們公母倆跟霍全，有甚麼情形，那沒的可說。倘若那小霞姑娘，被他們摸了一把，你們霍家栽得起，我們山東的賓朋可栽不起。趁早把折弓定禮與人拿回，這們親事我不保啦。」霍坤一聞此言，這才如夢方醒，遂說：「賢弟別看你比我年紀小，可是比我勝強百倍。賢弟，依你之見又當如何？」魯清說：「依我之見，您快將姑娘，送回霍家寨，然後你父子再回來，與我們大家一同上銀花溝。你父子到了那裡，要有一差二錯，我敢說，能叫他們五條人命抵住你們一個人。」霍坤這才點頭，遂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魯賢弟那咱們銀花溝見啦。」魯清說：「霍大哥，您快趕緊的走吧。我到時候手提著三寇的人頭，一回山東，前去祭靈。那時您帶著姑娘山東就親，給他們小夫妻圓了房，大事已畢，有甚麼話咱們再說。」霍坤夫婦當時告辭走啦。」劉榮、何凱、魯清弟兄三人來到西北鬆林，石祿說：「你們都來啦，我走啦。」說完伸手拉過黑馬，飛身上馬出鬆林認大道，一直往西。眾人一見，也就各自拉馬出鬆林，都上了馬，也認著大道，一直往西而來。要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